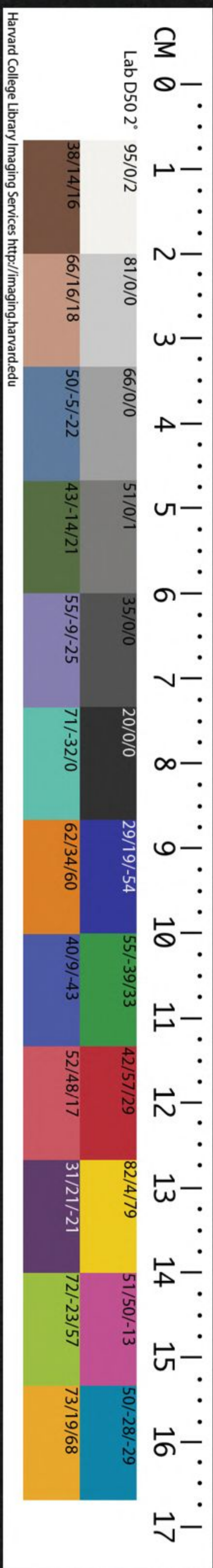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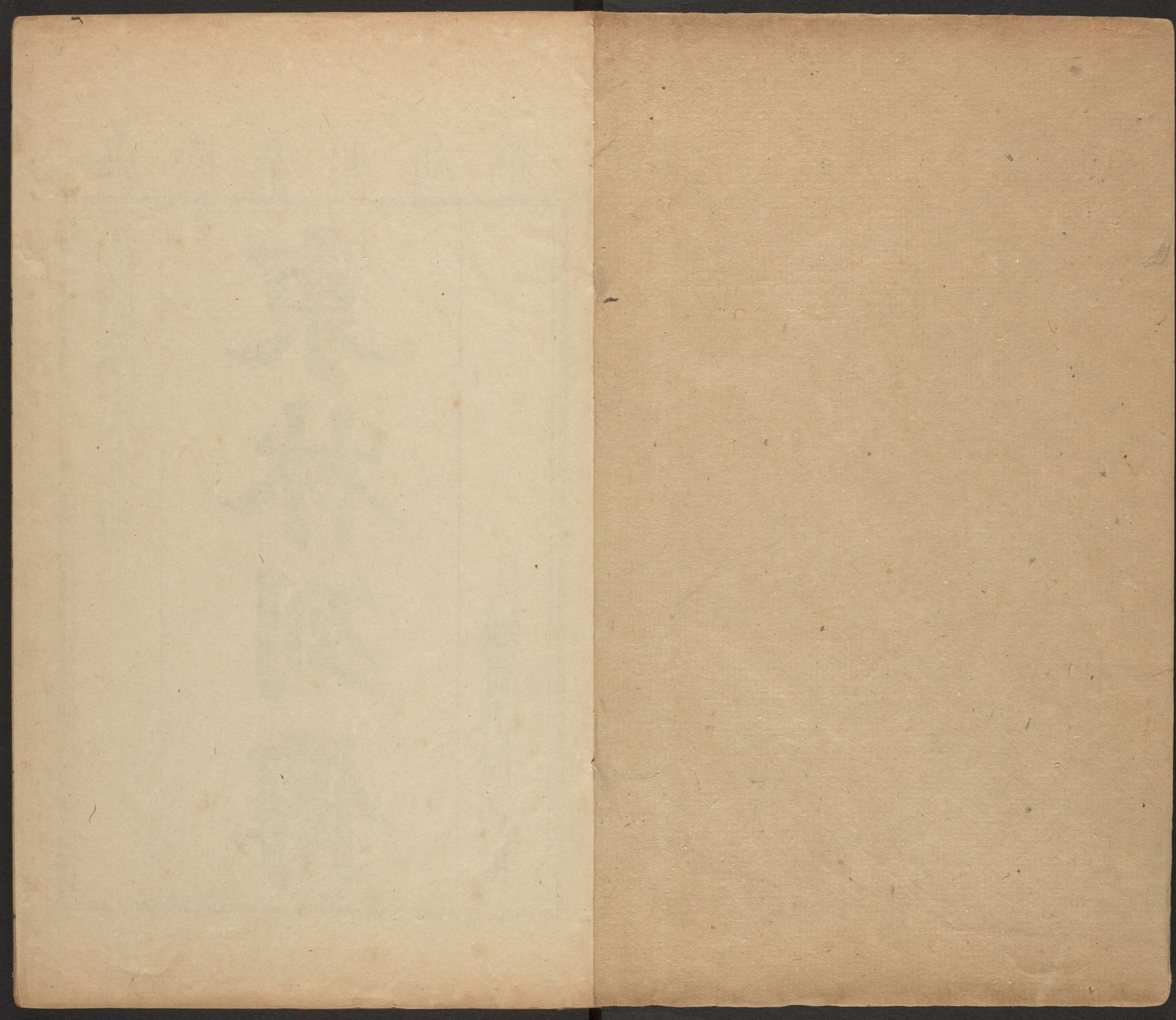


D T2258/594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8 1958

東  
林  
列  
傳  
一





康熙辛卯新鐫

江陰陳定九輯

# 東林列傳

鐵肩書屋藏板

東林列傳自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前朝梁溪諸君子講學東林垂五十年天下靡然從之皆尚氣節重名義及國亡帝后殉社稷公卿百職以及士庶人百工技藝婦人女子皆知捐軀效節殺身成仁講學之功效在五十餘年之後亡國有光於明為烈余懼史之失傳也乃囊筆奔走海內舟車所通足跡皆至計二十餘年廉訪死難死事忠臣義士得四千六百餘人節婦烈女在外據其事實作忠烈傳六十餘卷稿成欲上之史館携詣京師寓崇文

東林列傳  
門夜爲偷見胠去僅存姓名錄五卷蓋目錄也自慰  
忠義猶得藉以不泯每思先梓以傳於世奈貧故勿  
能焉慨自東林講學以來風氣頓回賢良叠出奈崔  
魏煽禍逆璫熾虐繼之逆案諸奸揚灰播燼反指東  
林爲邪爲黨終之熹思兩朝斬艾放逐殆無虛日至  
於國亡之後學者竟以東林爲禍窟緘口結舌不敢  
道焉或有耆老齒及者後生小子輒搖首頓足其畏  
也若洪水猛獸決逸而來逃死不服局勢之變乃至  
於此余也深爲太息今春寓涇溪惠山倪高士祠繹

行笈亂稿得若干人皆東林諸賢也因窮愁羈旅中  
編東林列傳二十四卷嗚呼前朝待士之隆越三代  
其得士之報亦越三代矣然非東林諸君子講明聖  
學闡發義理激揚廉恥烏能視國如家視君如父趨  
義如流視死如歸踵相接而肩相摩耶嗚呼非講學  
之成効歟有何可畏哉然是傳忠烈中五十之一耳  
若觀殉難諸賢姓名錄則知有明忠烈之盛軼漢晉  
而趨唐宋遠矣嗚呼學之不可不講也江陰陳鼎識

逆瑞魏忠賢東林黨人榜

天啟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頒示天下

李三才 葉向高 顧憲成 鄒元標 趙南星

高攀龍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汪文言 周順昌 繆昌期

周宗建 黃尊素 丁乾學 吳裕中 萬燝

吳懷賢 劉鐸 周起元 夏之令 李應昇

熊廷弼 鹿善繼 呂維祺 孫承宗 賀逢聖

汪喬年 范景文 焦源溥 侯震暘 賀烺

蔡懋德 惠世揚 李亥 顧宗孟 魏光緒

練國事 蔣允儀 解學龍 劉懋 趙洪範

吳爾成 劉宗周 萬言揚 陳于廷 朱國楨

孫鑑 王紀 黃公輔 涂世業 季希孔

湯兆京 章嘉禎 王象春 孫居相 孫鼎相

喬允升 錢謙益 曹于汴 黃正賓 鄒維璉

孫慎行 房可壯 曾櫻 丁元薦 游士任

王之雅 崔景榮 劉憲寵 程正巳 涂一榛

方震儒 王允成 徐憲卿 陳必謙 馮從吾

鄭三俊 文震孟 鄭鄭 毛士龍 李炳恭

李邦華 史紀事 夏嘉遇 甄淑 劉思海

許譽卿 熊奮渭 郝土膏 章允儒 熊德揚

歐陽調律 劉璞 張慎言 馬鳴起 江秉謙

李日宣 喬可聘 劉芳 薛敷教 沈思孝

顧允成 徐石麒 周嘉謨 劉一燦 翟學程

韓爌 楊惟休 蔡毅中 宋槃 張拱宸

沈正宗 王洽 王心一 李宗延 倪思

張鵬雲 程註 趙世用 方員度 沈維炳

朱欽相 姚思仁 胡良機 楊姜 蕭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應蛟 楊維新 蔣大中

姚希孟 胡永順 麻僖 魏應知 王時熙

陳士元 楊建烈 宋師襄 喬承詔 潘雲翼

吳良輔 李喬崙 翁正春 朱大典 陳奇瑜

吳弘業 孫紹統 洪如鐘 歐陽東鳳 杜三策

朱國弼 林汝翥 楊棟朝 王振奇 趙彥

唐紹堯 周洪謨 陳道亨 岳元聲 張問達

周汝弼 張繼孟 劉廷佐 史永安 田珍

段然 方逢年 李繼貞 顧錫疇 黃承業

李若星 師眾 畢佐周 李承恩 王之案

鄧漢 何棟如 吳用先 孟淑孔 許念敬

熊明遇 何士晉 黃龍光 楊時喬 盧化鰲

徐良彥 錢士晉 施天德 王圖 翟鳳翀

陳一元 陳長祚 畢懋康 李騰芳 趙昌運

彭遵古 程國祥 朱光祚 徐如珂 鍾羽正

蔣正陽 林喬枝 韓策 汪先岸 郭正域

孫丕揚 胡忻 王元翰 王宗賢 余懋衡

孫瑋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良弼 陳言 李玄

王祚昌 霍鏌 楊新期 談自省 馬孟禎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萬鍾 王繼謨

李思誠 方大任 陶朗先 陳熙昌 張國純

何如寵 戴忠 馮琦 劉元珍 姜志禮

于孔兼 耿如杞 區九倫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侯恪 韓霖 易應昌 江東之

宋燾 錢龍錫 姜逢元 陳一敬 劉策

陳子壯 黃道周 王淑汴 滿朝薦 沈演

劉鴻訓 成基命 王國典 張國紀 楊嘉祚

汪康謠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復陽 林宰

張永禎 劉起膚 陳新芝 朱灝 劉憲章

韓鍾勳 周孔教 黃毓祺 賀王醇 趙德遴

孟稱光 劉斯陞 戴垣 陳仁錫 劉弘化

吳道坤 張道濬 李守俊 劉之鳳 王鍾龐

公鼐 吳弘濟 劉士章 張經世 徐遵陽

侯恂 徐縉芳 蕭近 彭汝南 沈應時

薛文周 陳邦瞻 趙清衡 何吾騶



以上為東林黨人榜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又有前鋒後勁二榜未入魏廣微點將錄中人全具此榜矣天鑒同志二錄亦有十之四五薙髻雷平蠅蚋蝗蝻則十之二三二續僅十之一耳

東林列傳

江陰 陳 鼎定九 編

凡例

一東林書院本在無錫城東弓河上宋政和間楊龜山先生從京洛南旋喬寓於此與諸賢講學十有八年之所也歷南宋元明久已傾廢至正德嘉靖間邑先達邵二泉乞休居鄉在城南別建東林書院祀龜山及諸賢於內與門人華雲等講學於中故列傳首龜山次從遊之羅仲素喻子才尤延之

東林列傳  
李元德蔣良貴胡德輝六君子次卽列二泉以其  
爲東林發軔之賢也

一東林書院自宋至明久湮故址至萬曆中鄉先生  
顧涇陽昆季罷官歸求弓河故址與同里高景逸  
重復興起而龜山之講堂遂還舊觀四方學者始  
集故是傳首列涇陽昆季次卽景逸起於萬曆止  
於崇禎至於

本朝人物以俟後之君子

一是傳皆本七錄及東林黨人榜并熹宗實錄七錄

者曰天鑒曰雷平曰同志曰薤稗曰點將曰蠅蚋  
曰蝗蝻七錄所載或百餘人或二三百人或多至  
五百餘人黨人榜者逆璫魏忠賢於天啟五年十  
二月乙亥朔矯旨頒示天下禁錮東林諸君子生  
者削籍死者追奪或逮問追贖之文告也又有前  
鋒及後勁二榜皆載清流姓名余則按其姓氏稽  
其仕籍或趨其里居叩其父老詢其子孫或考之  
記聞核之志述采之史傳國冊諸書而爲編次其  
或姓名雖載七錄生平無所建白未遭逆害并有

東林列傳  
人品不甚端者概不入

一七錄所載不盡東林人也雷平錄或謂出於沈淮  
本欲聳上盡逐諸賢以罷去而輟蠅蚋錄則出於  
溫體仁雍稗錄或謂出於陳演或曰出自楊維垣  
有孫黨昆黨秦黨楚黨齊黨趙黨鄒黨東林黨浙  
黨之目點將錄則出於魏廣微蝗蝻錄則出於阮  
大鍼又有續點將錄續蠅蚋錄則併七錄而盡歸  
東林矣或曰續蠅蚋錄及蝗蝻錄乃復社諸君子  
也計二千二百五十五人惟兩陝滇中無人七錄

所載有與東林毫無干涉者以睚眦私忿而並入  
焉彼既以爲東林而害之余卽以爲東林而進之  
一東林弓河書院毀於逆璫高景逸顧庸菴兩先生  
移建於錫城東門內更名道南終崇禎朝講學甚  
盛從遊者益衆主席者亦不一其人而其分則爲  
復社又分而爲幾社數千人然講者聽者或無功  
業於世或鮮道德於身徒事口舌講論誦說乃或  
偶踵東林之門或偶聽講於東林或出些微少資  
於東林或假肄業於東林以博科第或附影射於

東林以求名高或執役服於東林以志求食或入鄉賢名宦不可得而借足於東林或甘阿勢求榮以趨承而邀福於東林者寃之聖賢之學性命之理茫然不知曰我東林也我祖我父東林也居然欲附於大賢之列國人皆曰不可諒諸君死而有知自亦以爲不可余固以爲不可也槩不入

一是傳不分朝代及科第先後總以死難死節諸君子行狀相類者彙集於前餘則因其比而列之則死歿之先後歲月之參差概不能一

一是傳七錄及黨人榜所載者或前是而後非或始君子而終小人或言伯夷而行盜跖蓋棺之後論其人品則或死有餘辜誅之不足者或並非清流而逆璫誣爲清流言行皆不足取法者概嚴不入

一是傳名教所關流爲二氏者卽屬東林亦嚴擯之或先從二氏而卒歸儒者則進之如熊開元姜埰方以智輩本清流人物也及其老而爲僧故不入如章如金等幼本黃冠及長歸儒又從事理學故進之

身本列傳  
一 是傳啓禎兩朝事大都備十之七八矣若刪去一  
二 則東林始末不彰焉且死節諸君子炳若日星  
豈可湮沒况有關於東林者乎故不敢遽去也讀  
者幸諒之

一 是傳實有清流人物或至其籍問其子孫則飄零  
異地詢之父老則凋謝無存搜之載紀又乏其著  
述考之史傳竟無其故事故無從立傳惟附於諸  
君子傳中而已如曹于汴鄭三俊等皆清流人物  
也俱不得其事實倘有見聞確者請示我以便續

入集中

一 是傳史家體也每多慷慨激烈之言牢騷不平之  
語怨天尤人之句然不如是則無以示勸懲慰幽  
憤矣非若理學家言一味溫厚和平牖人於中庸  
之道也若釘豆先生指為激烈斥為怨尤則請先  
讀二十一史知史家體裁而後可也

黃梨洲曰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  
資為口實以為止國之由稱之為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  
為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多襍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

乎此寢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為書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立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者南臯少墟亦與東林無與也乃爭國本者謂之東林言科場者謂之東林糾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言之不隨流俗者無不指謂之東林則是東林氣焰遍于域中延及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東林亦何幸而有是也東林非有名目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論者謂東林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夫清議天下之防也夫子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

奄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非東林乎烈皇之變攀龍驥而葶蛄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氣之夫必竊然持而議之可悲也夫

東林學案引

李 祥

乎此寢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為書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立教可謂之標榜

東林列傳

東林列傳

始而為師長者以之為目錄也一室而文也

林者十幾十年來無不識是子語也思之室也

千幾之二更學路無所不識是子語也思之室也

和身學也其以也而語也

李之詩本此小人之學也

東林列傳目錄

江陰 陳 鼎定九 編

卷一

宋

楊 時

羅從彥

喻 樛

尤 袤

李 祥

蔣重珍

胡珵

卷二

明

邵寶

顧憲成

弟允成

高攀龍

華允誠

卷三

明

楊漣

左光斗

汪文言

周朝瑞

袁化中

魏大中

周順昌

朱祖文

陸宣

五人

顧大章

弟大韶

徐如珂

卷四

明

終昌期

李應昇

周宗建

黃尊素



萬 燦 劉 鐸

丁乾學 吳裕中 吳懷賢

馬起元 夏之令

卷五

明

石有恒

張振德 王 燾

鹿善繼

盧象昇

卷六

明

孫承宗

呂維祺

汪喬年

卷七

明

賀逢聖

焦源溥

兄源清

胡守恒

許文岐

衛景瑗

族子楨固

胤文

徐一標

蔡懋德

朱之馮

卷八

明

范景文

倪元璐

金 鉉

馬世奇

卷九

明

李邦華

凌義渠

汪 偉

王家彥

吳麟徵

孟兆祥

子

章明

劉理順

吳甘來

王章許直成德

趙謨陳良謨陳純德俞志虞

彭瑄顧鉉

周鳳翔

申佳胤

卷十

明

施邦曜

金毓峒張羅彥張羅俊尹洗

邵宗元

賀仲軾

沈雲祚

周鏹雷續祚

史可法

吳爾壘

龔廷祥

徐沂

袁繼咸

卷十一

明

劉宗周

祁彪佳

陸培  
王道焜

張國維

詹兆恒

陳龍正

黃淳耀

徐石麒

卷十二

明

黃道周

顧錫疇

陳潛夫

楊廷樞

祝淵  
林銓

方逢年

吳鍾巒

曾櫻

以上皆捐軀殉難者

卷十三

明

鄒元標

趙南星

馮從吾

王紀

沈思孝

吳弘濟

卷十四

明

孫鑑

江東之

宋燾

湯北京

章嘉禎

崔景榮

劉憲寵

江秉謙

卷十五

明

郭正域

孫丕揚

馮琦

卷十六

明

王圖

李三才

陳于廷

子貞達

貞慧

汪應蛟

倪元珙

陳幼學

姜志禮

卷十七

明

葉向高

韓爌

翁正春

卷十八

明

劉一燦

周嘉謨

劉鴻訓

錢龍錫

姜逢元

練國事

卷十九

明

楊時喬

鄒維璉

孫瑋

李繼貞

張三謨

毛士龍

李守俊

蔣允儀

卷二十

明

侯恪

金士衡

馬孟禎

姜習孔

梅之煥

侯震暘

子峒曾

岐曾

易應昌

卷二十一

明

孫慎行

于孔兼

薛敷教

安希范

劉元珍

錢一本

李復陽

周孔教



歐陽東鳳

潘永圖

卷二十二

明

丁元薦

汪康謠

林宰

史孟麟

葉茂才

許世卿

吳桂森

張大受

賀時泰

陳仁錫

方有度

卷二十三

明

文震孟

姚希孟

許士柔

成勇

呂大器

金光宸  
金九陞

卷二十四

明

馮元飈

黃宗昌

劉同升

章正宸

喬可聘

華允謀  
弟允誼

華文精

華文精

喬世鄭

章五泉

東林列傳卷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霽載陽

全校

蔡世英偉人

宋

楊時傳 本宋史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

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  
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  
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  
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顥於洛時蓋年四十矣  
一日見顥顥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顥既覺則  
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  
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顥辯論往復聞理一分  
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  
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  
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  
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  
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  
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  
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其中孟子曰湯  
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  
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  
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

身林及傳 卷一 二  
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由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立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

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人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

東林列傳 卷一 三  
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  
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  
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  
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  
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  
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  
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  
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  
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

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  
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  
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  
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  
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  
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  
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  
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

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  
始至而未用乞名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  
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  
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  
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  
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  
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  
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  
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

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  
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  
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  
時得名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  
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  
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  
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  
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

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  
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  
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  
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  
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  
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  
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  
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  
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

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  
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  
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  
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  
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  
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  
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  
驕費而不爲侈之詭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生  
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



身和及作 卷一 六  
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祀之像  
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  
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  
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  
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  
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  
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  
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造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  
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

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  
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  
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  
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  
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  
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  
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  
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  
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

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  
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  
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  
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  
皆出於時子廸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外史氏曰龜山先生學本二程昔明道諫神宗以正  
心窒欲爲先伊川上書仁宗卽以王道爲心後事哲  
宗復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無非欲正君也先生劾  
王氏一疏引君於正道者其得之程氏之學深矣夫

安石千古以來叛道壞俗之罪人也先生起而闢之  
出其正學以正君心而君正矣罷其配享燬其新經  
而士於斯正民亦於斯正矣所謂正朝廷正百官正  
萬民者其先生之正學乎此宋之所以不卽亡而尚  
有偏安之苟延也非先生之遺歟

羅從彥傳

本宋史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嚮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婿也嘗詣從彥

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

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

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流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爲豫章先生

淳祐間諡文質

外史氏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其經綸不少概見獨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緒昭然於兩間也

喻樛傳

喻樛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樛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爲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樛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樛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樛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

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  
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  
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  
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  
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卽  
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  
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  
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  
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

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  
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得懽甚人知其將  
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  
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  
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  
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  
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  
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希旨劾  
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遷通判衡州已

而致仕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  
蘄州孝宗卽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  
七年卒初樗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  
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  
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  
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  
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  
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外史氏曰二程之學一誠而已先生學本龜山而傳  
於程氏者也其言曰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  
少是言也有所由來矣然則先生之學其致君者在  
是其教人以事君者亦卽在是乎



不表傳

宋史

宋史

尤袤傳

本宋史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垌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燹於寇頽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

讀書計以薦名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  
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袁虞允文以史事過三  
館問誰可爲秘書丞者僉以袁對亟授之張栻曰真  
秘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  
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閣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  
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袁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  
見後說留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袁與秘書少監陳  
騏各與郡袁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  
稅蠲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

屬袁成之袁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  
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塘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  
會有毀袁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  
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嘆賞遂以文字受知  
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路  
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賑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  
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袁推行於諸郡民無流  
殍進直秘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  
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袁及鄭僑以言事去國

久於外當名上可之名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  
願豫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  
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德諭論  
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表上封  
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  
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  
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  
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  
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

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  
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  
分輸納旣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  
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  
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表斟酌損益便於  
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表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  
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  
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  
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

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

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表言祖宗典故旣耐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目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服勲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

補外進表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詔議升配表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諸侯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表奏曰近名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

望收名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表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表曰且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表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卽位甫兩旬開講筵表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興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

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  
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  
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  
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  
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周必大  
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  
待制名除給事中既就職卽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  
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  
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

橫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  
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  
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  
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嘿除承宣  
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  
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  
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表繳奏謂  
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勲賢之後不宜  
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表復奏侂

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勵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表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卽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表率左史樓鑰論奏疏人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表言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

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名尤爲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名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蓄憤怨待此而發倘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

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畧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表少從喻樗汪應辰遊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表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



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狗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姦使真僞相亂耳待付出戒敕之表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表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子棐概孫焞禮部尚書

外史氏曰先生每公退輒閉門謝客以抄書爲事其子弟及諸女婢亦計日分抄故其家藏書積至萬卷嘗語李太史燾曰吾所抄書共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饑以當食寒以當衣孤寂以當友朋幽憂以當金石琴瑟嗚呼先生之讀書若此宜乎其學之正也

李祥傳 本宋史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叅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鞠於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旣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卽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叅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主管戶部架

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事丞樞密院編修  
官兼刑部郎官太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  
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  
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  
錢未銷濫惡者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  
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  
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  
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  
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臣至意

忽禮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黷闇何以示後世除  
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請開道學之禁後爲言者劾罷  
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  
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  
年八月卒諡肅簡

外史氏曰先生所學大公至正故能以公心發公論  
而動一時也汝愚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而  
衰宋爲之一振所係豈小哉

蔣重珍傳

本宋史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  
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  
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  
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  
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  
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  
吾民懼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  
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不可明

年待命雲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倘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爲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爲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於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卽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

所作爲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子爲人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卽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

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  
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  
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他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  
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爲君  
難六箴名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  
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  
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名真德  
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識無他惟辨君子  
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

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則必知君子姓名小  
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  
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稿帝  
稱其平實遷作佐郎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百官集  
議重珍言史嵩之旣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  
固其位請擇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  
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  
議和戰不一復召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  
已則用應兵今不敢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

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講席旋命止之夫輟講偶以他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衄復進兵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爾來用臺諫頗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

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旅貧弱教習頻嚴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鑄斥置閑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

諡忠文

外史氏曰本心外物之辨是以正己者正君也抑邪

人進正人其導君於正者不已至歟先生可謂不負所學者矣

胡瑄傳

胡瑄字德輝晉陵人建炎間以避地始居無錫甘露鄉宣和三年成進士調開德府儀曹掾歷遷秘書正字太學生陳東上書攻六賊言者謂瑄嘗爲潤色又與李綱同舟東下貶梧州人號蒼梧太守紹興初名試館職復除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館校勘時趙鼎當國以熙豐元祐舊史蕪穢屬瑄與張嶠修正鼎去位出守嚴州及鼎復相又舉瑄與嶠筆削成書已而秦檜立主和議瑄與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



合辭抗疏忤檜去性嗜學既第後嘗受學於楊時問  
辯語孟諸書究極精微又嘗謁劉元城於南都暨歸  
元城曰子聰明能護以至道當成令器遂以所聞退  
而筆之名護道錄尤善詩文安貧樂道至老好學不  
倦爲一時表正云

外史氏曰天下邪詖淫僞之害大都聰明人致之翻  
不如侗焉椎魯者抱其本來足以入道善乎元城聰  
明護道之言真篤論也凡爲豪傑爲聖賢與流而爲  
小人爲二氏止爲聰明不能護以至道之故耳先生  
可謂能以至道護聰明者矣

西階詒以至漢魏即此谷矣

東林列傳卷二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霖載陽

全校

蔡世英偉人

明

邵寶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杲杲深器之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知許州其治以興起教化

為務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穎  
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曰帝不稱獻而  
稱愍從昭烈所諡也州有巫言龍骨出地中為禍福  
寶取骨毀於庭杖巫而遣之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做  
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弘治  
七年入為戶部員外郎崇王奏乞正陽鎮抽分課銀  
帝欲與寶謂侍郎劉大夏曰正陽畿輔地制不以封  
豈可使藩府收其商課如以春秋許田之義明白論  
列上宜聽從且課以救荒設非舊額宜革去大夏以

其議上帝從之歷本部郎中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  
調學校至則率諸生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  
舍以處來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為本先行檢而後  
文藝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  
為令生員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  
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却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  
無寶跡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右布政司與鎮守太監  
勘處州銀礦寶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  
奏寢其事進湖廣左布政司正德四年擢都察院右

身本及傳 卷二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擅政寶議事至京絕不  
與通平江伯陳熊漕帥也賂瑾少瑾憾之一日昧爽  
遣校尉數輩追寶至左順門日行逮汝張綵曹元二  
尚書自內出私語寶曰內執政謂君第劾平江則無  
後命矣寶曰平江功臣之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  
所劾二人默然去越三日給事中劾熊并劾寶狗庇  
遂逮熊下詔獄勒寶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戶  
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處置糧運及  
會勘通州城濠歸奏俱稱旨先是寶爲布政司時以

母老乞歸養格於例不得至是再請詔許歸省抵家  
又疏終養始報可世宗卽位起南京禮部尚書再疏  
辭命有司以禮存問母喪闋請致仕不允時寶門人  
桂夢以議禮驟貴虛揆席以招之不赴尋卒贈太子  
太保諡文莊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母疾爲奏  
告天願減已算延母年時甫十歲終養歸嘗得疾左  
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生平潛心理學躬行實  
踐而不肯居道學名嘗曰願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  
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爲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爲

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所著學史簡端二錄巡撫吳廷舉上於朝其定性書說漕政舉要容春勿藥諸集又若干卷晚自號二泉學者稱二泉先生家居以造就鄉黨人材爲急無錫故有東林書院爲宋楊時講學處後廢寶與其門人華雲讀書其地乃構精舍仍名曰東林講學其間厥後東林之教盈天下實自寶始又建五賢祠於學之東祀楊龜山以喻樛尤袁李祥蔣重珍配祀萬曆甲辰顧憲成高攀龍重修東林書院建道南祠亦以楊龜山主祀羅從彥

及喻樛尤袁李祥蔣重珍胡瑄配之而以寶從祀焉外史氏曰先生爲東林發軔者也豈特真士夫哉邈其居官所行之政在在皆合於道視學江右所得之士君子濟濟不趨瑾不附萼卒以身退及居林下又創東林講學以造就鄉黨人材旣而顧高輩出揭其遺風流韻遂至賢良忠義盈滿天下可謂真道學矣豈特真士夫而已哉

顧憲成傳

弟允成

孫樞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自父學徙居涇里又號涇陽  
少負悟從師講養心莫善於寡欲前請曰竊以爲寡  
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役拱伏矣○十  
歲讀韓昌黎諱辨每遇其父名輒諱之然不可勝諱  
鬱鬱不樂師詰之故以告其父曰昔唐韓安王諱忠  
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忠可忘乎忘忠則我可  
忘也自是遂不諱其父告憲成曰學之不可忘亦猶  
忠也憲成謹受教家貧不能延師就學鄰塾歸必篝

燈誦讀恒至達旦其舉業之文垂髫已震蹕一時矣  
稍長卽從事理學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  
士授戶部主事時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禱於神  
憲成獨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使人塗滅之居正  
死改吏部主事請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補驗封司  
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時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  
執政盡喪其私人人皆恚之時工部尚書何起鳴被  
劾起鳴許自修以媾執政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並  
論二人實庇何而攻辛於是自辛起鳴並罷并責四

御史糾起鳴者憲成上疏言何起鳴許辛自修旣罷  
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是欲緘天下之口也語  
侵閣臣并責大臣言當各務自反有旨切責謫桂陽  
州判至則日與諸生講學稍遷處州府推官丁母憂  
服除補泉州府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司主  
事吏部從無出而復入者從人望也會有詔三皇子  
並封王憲成倡四司上言曰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  
欲暫令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  
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之本

東林外傳 卷二 九  
豫定太子所以固本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  
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之有無非也皇上動  
稱祖訓祖訓所載立嫡待嫡之條意各有主與建儲  
之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於已意援而附之爲  
遵祖訓乎爲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建儲家法  
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之甚詳皇上以其  
不合於已概置弗省豈皇上之創見有加列聖之上  
乎其不可二也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  
子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父

與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也今  
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  
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爲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  
權宜云爾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  
諸子爲藩王於理爲順於分爲稱於情爲安有何不  
得已而然乎耦尊均大逼所由也而姑任之其不可  
四也皇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  
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  
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



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毋乃啟萬世之大患乎其不可五也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卽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其不可六也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於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日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矣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皇上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自並封

之命下叩閣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趨召正欲爲國家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其不可八也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卽臣等亦有不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伏

願皇上反觀長慮無違成憲無拂輿情無爽初命使  
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  
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悉  
在是矣憲成又貽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並封之議  
卒寢二十一年內計吏部尚書孫鑰考功郎中趙南  
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南星奉旨罷憲成  
疏請同罷不報時鄒元標已轉南刑部求去有旨放  
之去憲成力勸錫爵疏留勉從之及冢宰孫鑰罷推  
代者時趙用賢以侍郎署吏部事錫爵囑推禮部尚

書羅萬化萬化翰林也又其同氣錫爵欲用爲冢宰  
盡攬其權以歸政府憲成曰往者內閣之推不專在  
翰林今已專據之矣而復兼冢宰是翰林之外虛無  
人矣此決不可用賢以告錫爵錫爵大恚然其議遂  
格而陳有年尚書吏部矣及憲成典選有會推閣臣  
之命吏部舉七人以山陰王家屏爲首而萬化不與  
焉錫爵恚甚揚言曰羅君推冢宰曰非翰林所宜今  
推內閣何又不可耶復以屬有年有年不聽而劾萬  
化者疏又至於是罷有年削憲成籍給事中逢中立

上疏力救並見黜先是憲成見羣賢播棄日多思漸相汲引非錫爵意也值其假沐而推孟一脉王德新輒得旨錫爵佯喜謂之曰此機甚佳自此益急推舉欲以激上怒又委過焉自憲成去而懷忠持正者充塞林下矣是時其弟允成亦得罪歸里與兄日集羣賢講學取孔孟程朱之書而闡明之高明者聞之可入始學者聞之不駭既又得先輩邵寶所修楊時東林祠遺址於東林庵旁闢爲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習其中歲有會月有紀而東林之名滿天下矣

三十六年起南京光祿寺少卿疏辭不就又推順天府丞命不下再陪推左僉都御史時孫丕揚再起爲冢宰矣先是二十三年丕揚以冢宰掌外察黜督學馬猶龍及叅政丁此呂等侍郎沈思孝爭之強丕揚不聽疏逮此呂羅致之遣戍而死以是並不悅思孝而又有言思孝欲奪其位及淮揚巡撫李三才亦其所不悅至是廷臣力攻三才憲成爲移書政府及丕揚謂三才在淮揚能制稅璫不敢動安民弭亂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又言思孝猶龍之

賢丕揚曰吾已容之矣既而一二攻三才者稍侵憲成憲成惟自反不與稽也又其甚者以東林爲詬厲物論喧豶是非錯互於憲成何與哉方憲成之再入銓曹也趙南星亦被罪尚書孫鑰亦奪俸三月憲成與李復陽同疏申救不報而允成等皆貶官亡何憲成亦削籍大抵錫爵之謀也而當錫爵再被召憲成猶惓惓望之所上葉向高孫丕揚書期其破囂錄善去私效忠蓋其憂天下之深愛國之至不服計其言之可否也至其論學首辯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一

語其時管志道亦設講於三吳主一貫三教而實入於禪憲成謂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然辯四字於告子易辯四字於釋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釋氏之見性微也辯四字於釋氏易辯四字於陽明難在釋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又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旣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

東林列傳 卷二 廿  
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無弊。不可得矣。羅念庵曰。終日言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是外道。使陽明再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憑此語。如服鴆毒。豈不殺人。然則陽明再生。日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其維持正學。皆此類也。萬曆四十年卒。年六十三。歿後十五年。猶以黨人奪職。崇禎初。贈吏部左侍郎。謚端文。所著有涇臯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

會語。商語。還經錄。証性編。桑梓錄。諸書。弟允成。字季時。號涇。凡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廷試。對策。切直。有口。內寵將盛。羣小將逞。語侵鄭貴妃。讀卷官覽之大驚。抑置第三甲。時御史房寰疏。詆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合同榜進士彭遵古。諸壽賢具疏曰。人貪則畏人。攻其貪。未有執已之貪。而攻人之廉者。夫欲天下人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身享貪饕之利。而詆瑞爲欺世盜名。臣等之所痛心也。得旨。削籍。久之。廷臣薦允成。學行授南康府教授。以母病謝。

不赴母憂服除補保定府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三王並封議起允成與同官張納陞等力陳不可考功郎中趙南星被譴復疏救謫光州判官立朝僅六十日允成謝光州歸與兄憲成講學東林每以狂狷自處疾世之爲鄉愿而託於中行者卒年五十四天啟初贈尚寶司丞憲成孫樞天啟中舉人以學行聞於世

外史氏曰先生昆季有絕人之才而用其全力於學恪守程朱力闡性善之旨居官雖未究其用而所與

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宗社大計晚年倡道東林引掖後學四方賢士爭歸之或亦有附以爲名高而忌者遂目之爲黨其後爭三案者攻魏忠賢者大率東林之人於是小人之害君子更以東林爲名門戶相攻二三十年未已要自天啟以迄崇禎之末其間忠節之士接踵而出不可謂非講學之力也當先生之始事不過二三同志闡明絕學豈嘗欲樹壇坫標榜清流及乎應和旣廣其徒頗以操持國是鑒別流品於是朋黨之禍起視漢之東京幾無以異焉高景逸

東坡傳 卷二 三  
先生云自孟子以來得朱子千四百年間一折衷也  
自朱子以來得顧子又四百年間一折衷也則其所  
學之正直接程朱者矣

高攀龍傳 華允誠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年二十五開顧憲成  
講學始志於學萬曆十七年成進士其舉會試吏部  
考功員外郎趙南星所取士也授行人司行人時四  
川按察司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傳註獻所著大學  
初議請頒學宮一改章句之舊攀龍上言畧曰臣維  
自昔儒者說經不無異同而是非不容乖謬今以程  
朱大賢謂其學曰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人爲是耶  
爲非耶我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首立太學命許存

仁爲祭酒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成祖文皇帝益張而大之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全書頒布天下饒州儒士朱季友詣闕上書專詆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命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於是邪說屏息迨今二百餘年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於是不意今日乃有世則者肆然欲變祖宗之制率天下而背之也且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穆廟

以來率多穿鑿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使世則之言一倡人人得自騁其私浮詞邪說充塞天下二祖列宗之教蕩然掃地矣朝廷是之二十年冬奉詔南京謁孝陵時大學士王錫爵再起當國癸巳京察孫鑰爲吏部尚書趙南星爲考功主計所排斥與相臣忤而臺省長官耻不得與於是言者論謫南星孫鑰罷郎中于孔兼主事顧允成薛敷教等力爭皆謫而吏部侍郎趙用賢亦被論將併去之都御史李世達

及爲戶部郎中楊應宿所攻遂與用賢俱去吏



部爲之一空明年攀龍使歸卽上疏論其事語侵輔臣又言楊應宿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內閣之實反謂近世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爲風裁附吏部爲得計其爲說愈佞而其爲害愈深閣臣不當陰除異已鋤善類以空人國疏入應宿再劾南星等贓私而言攀龍與選郎顧憲成爲姻此疏其阿吏部之實也時言官多佐內閣攻銓司御史吳弘濟獨抗章謂攀龍爲君子正論應宿爲小人邪說有旨會勘弘濟遂奪職攀龍謫廣東揭陽縣典史二十二年七月攀龍

取道浙閩以達揭陽遂渡錢塘登嚴光釣臺所至亦講學不輟尋入武彞謁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道學爲已任抵揭陽潮之人士皆從之游經其指授皆知向學及歸學益有得自築室漆湖之上曰水居時讀書習靜其中又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祀宋儒楊時偕諸同志以道學相切劘海內士大夫之賢者聞其名皆尊東林從者日衆後邪臣遂指之爲門戶四十年憲成卒攀龍乃專講席徘徊家居三十年名益重天啟改元起爲光祿寺丞二年進本寺少卿

時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紅丸歸罪舊輔方從哲下  
廷臣會議攀龍謂從哲交通國戚表裏爲奸心不知  
有君無逃首惡之罪議甚峻轉太常寺少卿復上疏  
畧曰禮部尚書孫慎行論舊輔方從哲一疏關係甚  
大隄防甚遠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交結鄭  
國泰父子所以謀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挺繼以  
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  
鄭者誅鋤其不爲鄭者一時若狂知有鄭而已此賊  
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

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又如戎政尚書黃克纘論李  
選侍一事陛下念聖母則宣布選侍之罪念皇考則  
優待選侍以禮義盡仁至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  
則爲孝明如聖諭以爲假託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  
臣避居功必且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  
之道也若惑其說孝不知其孝不孝以爲大孝忠不  
知其忠不忠以爲大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  
窮者皆如此類如方從哲鄭養性豈容一日不討尚  
令居輦轂下耶疏入傳旨高攀龍誣朕不孝當重譴

閣臣葉向高力救免是時持異議者甚衆給事中王志道首疏附和攀龍又遺書責之曰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逭誅爲君父種禍也夫以青宮紫禁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入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鳩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而實中外所共知此而諱之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若更加之正人以誣謗不幾爲亂賊立箝口之法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夫執大義守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今但言孝經尊親而不言春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使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時從哲雖得免議而天下以爲三案是非非斯言不能折也五月陞太常寺少卿時御史鄒元標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攀龍時與講會方鄭之黨憎而且懼給事中朱童蒙

東林列傳 卷二 六  
因疏許東林目爲朋黨於是元標等皆去位攀龍隨  
乞休不允進刑部右侍郎時魏忠賢用事群小爭附  
而趙南星爲吏部尚書不附忠賢都御史缺廷推屬  
攀龍攀龍謂師生不當分掌部院徒爲攻門戶者藉  
口力辭不得既就職首劾罷忠賢私人崔呈秀先是  
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漣亦東林人於  
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適會推山西巡  
撫以謝應祥名上御史陳九疇誣劾部院徇私有旨  
切責遂與南星俱罷歸數月忠賢呈秀勢益張修怨

益力五年四月詔獄起欲以汪文言賍坐攀龍賴吳  
錦衣者持之得免八月又詔毀東林書院攀龍乃移  
祀楊時於道南祠戊南星逮楊漣魏大中等殺之而  
削攀龍職方大中之就逮也過無錫攀龍操舟送之  
高橋羣小知之益怒令織造太監李實劾周順昌等  
攀龍與焉緹騎將至有偵其事以告者是日攀龍謁  
道南祠作告龜山先生文焚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酌  
後園池上聞官旂已至吳門逮順昌笑曰吾視死如  
歸今果然矣晚復與家人飲夜半信益急乃整衣至

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料理爲就道計姑暫退遂作字  
二紙鑲篋中復入與夫人語而出二孫侍取所封紙  
置几上示之曰明日以此付官旂毋先發因扃戶移  
時不聞聲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發所封紙則遺表  
也云臣雖削奪臣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面  
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攀龍垂  
絕書乞使者執此以報皇上復有別友書云僕得從  
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稍得力諸子  
惶駭奔池畔則已沉死衣冠端立如平生年六十五

先是就逮諸臣皆具極刑斃詔獄不辱者攀龍一人  
而已崇禎元年詔褒卹死事諸臣贈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諡忠憲廕一子攀龍生負重望以直道不容於  
時雖位列九卿立朝未及數載至其護善類擊奸黨  
蓋孤忠自許死而後已者今世傳其書有異端辨困  
學記周易孔義春秋孔義高子遺書編輯朱子要語  
皆本主敬格致之說嘗謂人曰善學孔子者無如朱  
子故所學爲得其正與顧憲成鄒元標馮從吾輩齊  
名哀然東林之冠論者謂有明理學名儒如陳獻章

東林列傳 卷二  
之灑落胡居仁之主敬薛瑄之實踐王守仁之超悟  
攀龍殆兼有之而無其弊門人華允誠字汝立號鳳  
超無錫人天啟二年進士少受易於錢一本及長從  
攀龍聞主靜之學攀龍入朝允誠從攀龍與人書曰  
僕一路受鳳超之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故居之甚  
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崇禎初進員外郎改兵部職  
方司員外郎感時事上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直糾  
大學士溫體仁吏部尚書閔洪學閣部朋比阿黨市  
權奉旨切責令回奏因盡發洪學諸交通狀帝知允

誠忠實僅奪俸未幾請終養歸大學士周延儒再召  
頗以收攬清流爲名邀允誠一見固不往福王稱號  
江南起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見時事不可爲告歸  
在官僅十三日未幾南都亡遂匿不出後以不薙髮  
故同其從孫尚濂被執俱死焉

外史氏曰東林自顧涇陽先生於萬曆二十二年會  
推閣臣罷歸與同邑高景逸劉本孺安我素諸君子  
講學之所一時清流趨之如市而東林之名遂滿天  
下推其名高之故始於爭立國本一請再請乃至三

請屢請而不允甚而嚴逐之遠竄之既而廷杖累累  
流血滿庭而爭之益力當時政府不相濟而相軋於  
是遂日爭者爲黨人一斤不復沈一貫陰爲賊害恃  
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高東林君子之譽沸宇內  
尊其言爲清議卽中朝亦以其是非爲低昂門庭愈  
峻而求進者愈衆甚矣學之不可不講也學不講則  
聖道不明而人心蔽廉耻喪焉當其講學之意原以  
發明人心道心綱常倫理出則致君澤民斥邪扶正  
以剛介節烈爲重以禮義廉恥爲貴故胥天下而化

何至於此亦  
太矯枉過正  
矣

焉於時廟廊之上或以清流自負者小人輒忌之嫉  
之擠以污垢之秩曰毋使其耀口或點鹽權之役者  
必攢眉蹙額環妻子而流涕曰自茲不可以爲人矣  
故蒞任必矯其廉潔顧以自贖然腥羶之名卒不可  
洗遂負沒齒之恨每罷官歸里者若破車罷馬殘書  
數麓鄉黨卒以爲賢願與約婚姻結金蘭相與往還  
不倦若歸有餘貲買田宅高棟宇卽親弟姪亦鄙以  
爲貪夫至於親戚朋友老死不相往來宗族父老之  
嚴者拒不令入家廟曰恐辱吾祖宗也曰吾祖宗亦

羞見汝此等貪夫也由是深山窮谷雖黃童白叟婦人女子皆知東林爲賢貶夫豎子或相誚讓輒曰汝東林賢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至今農夫野老相傳以爲口實猶諜諜不休焉自涇陽先生救淮撫之書出而東林之禍萌未幾妖書獄起挺擊案興而君子小人有不容之勢矣乃至摧遏正人必欲一網打盡辛亥京察孫丕揚主之於是攻東林者起矣丁巳京察鄭繼之主之則盡攻東林者矣世之所謂清流者驅除殆盡時臺諫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號士大夫

有清譽者莫不垂首喪氣焉迨光宗卽位葉向高劉一燝執政鄒元標趙南星周嘉謨馮從吾輩皆班九卿一時清流稍有起色奈諸君子持論太嚴於是爭紅丸爭移宮而東林之禍熾矣及夫熹宗委命闕寺熊王之獄旣成楊左之禍遂烈又假三案以媒孽東林而正人君子幾無噍類說者謂漢家黨錮四十年而黃巾起黨錮始解然無補於漢室之亡東林亦四十餘年而闖賊犯闕門戶乃敗更無救於明社之墟噫是何言歟崔魏煽逆不有楊左諸君則趙高問鼎



矣闖賊喋血不有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諸公則河岳蒙羞乾坤削色矣東林自爭立儲以來趨義如鶩一等依違熒惑於上與諸君子相左及崔魏播虐魏廣微附和勾結諸君子必欲芟惡除奸如農夫之務去草而蹈禍益深思宗之朝宰相如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等容悅取媚覆餗貽譏而諸君子以綱常名教自任始終矛盾天下事不可為矣東林初起者為顧為高為鄒為趙繼之者為楊為左再繼之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則馬世奇輩皆節

義文章足以驚天地動鬼神者也攻之者始為沈一貫繼則元詩教湯賓尹等其後則朱童蒙曹欽程崔呈秀楊維垣輩又繼以溫薛張陳最後者為馬為阮而天下亡矣嗚呼東林豈亡明者攻東林者亡之也哀哉

東林

而天下不矣測和東林豈不也皆效東林者古之也  
是亦樹縣賦輩又繼以品類乘刺最發皆為淵為河  
貫繼則元精發為實代善其發則米童受曹允對道  
莫文章足以繼天此種風帆亦亦文之亦故為或一

東林列傳卷三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  
全校

明

楊漣左光斗列傳  
汪文言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成進士  
授常熟縣令是時東林大興每遇講會必至無錫與

顧憲成高攀龍諸君子探性理之要詢治道之原政  
暇卽與邑之士子相勉勵講道論德無虛日每問民  
疾苦徒行阡陌間以是徧知閭里利病稱當代神君  
云五載舉循良第一在省垣四方貨賄不敢窺其門  
及條奏天下大計言邊事必大壞宜更置經畧擇可  
以辦遼者蘊義生風抗論薄俗其風裁峻拔所謂以  
利刃齒朽腐也當神宗寢疾光宗不得入侍漣率百  
官問疾請閣臣宿閣中引宋文潞公訶內侍故事爲  
例傳語伴讀王安力請太子入侍夜無輕出光宗諒

闇奉遺詔下考選撤閣稅出諸章奏留中者皆漣一  
人之力也封后議起人情洶洶漣上疏力爭且請遺  
詔中首舉冊立又同諸大臣上疏乞愿謹內臣奉皇  
長子居慈慶宮有機在防微事在慎始一疏光宗閱  
奏語太子曰此汝忠臣目屬者久之光宗賓天漣趣  
閣部大臣伏乾清宮閣人格不令入攘臂大詬閣人  
却遂得入慟哭急請見太子三四始出諸臣呼萬歲  
閣臣劉一燝韓爌奉太子兩手出乾清宮暫御慈慶  
宮時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出漣抗論於朝房於掖門

於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於麟趾門者一叱閣臣  
方從哲及大闢於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太子  
復還乾清宮移宮之日奮髯叫呼聲徹御座上亦語  
近侍曰紫已知之後又殺之豈非負義豈非不肖鬚子官真忠臣也移宮既定漣乃卽始末上  
疏優詔歎嘉羣小恚甚誣以交關司禮思中傷之漣  
於是引疾歸未幾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漣力引東  
林諸正人以進羣小側目會逆璫恣橫漣上二十四  
大罪疏忠賢大懼宰相魏廣微璫之義兒也進謀曰  
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於是遂以

漣爲東林黨人云急徵楊漣坐故經畧熊廷弼賊拷  
死崇禎卽位贈卹有加諡忠烈漣性剛介於人無所  
容獨於其友陳愚爲莫逆交每閱邸報聞國是蠱壞  
朝鮮正人未嘗不拊膺歎曰主上深居所燭竈多矣  
以故漣所爲及擊奸諸疏皆自陳君愆忠之其攻魏  
闢一疏則出自繆昌期手筆也

左光斗字共之南直桐城人生之夕月宿在斗父遂  
以名之又自號浮丘生九歲能屬文十四作瑞麥賦  
長益豪邁負氣聚書數千卷獨好觀古節俠諸傳記

既而翻然求程朱之學以自勉曰是可以安身立命也登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官中書舍人擢御史初入臺卽論輔臣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不職狀又捕治奸胥冒官者百餘人權貴皆畏之同臺推以爲鋒奉命視京畿屯政光斗曰國家歲仰東南漕運由北人不知興水利屯田積粟也因上三因十四議疏條析水道令民做其意以時蓄洩便用作民遂大饒時諸中官有侵屯事者輒奏請按治大瑞劉朝矯東官旨索戚畹絕莊手封還之不與改北直督學立文藝

此疏對陳白券

此疏中數語論古今事曰此國也命尤

此本以所及無奇

此本以所及無奇

此本以所及無奇

此本以所及無奇

此本以所及無奇

此本以所及無奇

萬曆癸丑禮科給事中元詩教言今初端之爭始于門戶門戶之禍起于東  
林東林之名倡于顧憲成而其後于王立附焉然憲成自賢王立自奸賢奸各還  
其人名實毋與其辨以此持論維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方東林之始興也賢如憲  
成者主盟而天下望若登龍及東林之漸熾也奸如玉立者立黨而天下趨如赴壑于  
是大開奔競之門廣布招搖之令一時任子貲郎罷官廢吏富商巨賈之類走集  
供奉依附名流彙緣權要布散指揮遂奉朝廷之大權一握于東林之手同氣者雷  
異已者逐在野亦但知有東林而不知有皇上使憲成而在寧願見之哉  
後語使輔臣葉向高定為東林所誤云

騎射二科拔其尤者入兼材錄嘗識大學士史可法  
於諸生中數引與論古今事曰此國器也會光宗崩  
李選侍居乾清宮邀封皇太后聲言垂簾稱制給事  
中楊漣與諸大臣會議疏請移宮選侍不為動光斗  
特疏爭之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  
也惟皇上御天惟皇后配天得居之今大行皇帝升  
遐選侍既非嫡母生母之列而儼然居正宮殿下反  
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  
竊惑之且李氏侍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卽貴妃之

命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况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決必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再見於今誠有不忍言者矣疏入選侍與內奄李進忠謀詰疏中武后等語且召之光斗曰天子耳目之官非天子宣不敢奉因語楊漣曰光斗命盡於此矣選侍不移宮光斗亦不立螭頭下也漣數叱中官使回奏光斗得免越二日而進忠盜藏事覺詞連選侍父選侍姑倉卒移宮諸中官將羅織之光斗復出仁義

兼盡一疏謂選侍移宮以後自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不宜以進忠等妄有株連又言光宗年號或議削去及改紀明年爲非是先帝雖一月御天何忍言削若明年新君御極仍以大行年月頒朔則又不可當以萬曆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且引唐睿宗順宗爲比衆從之彌月之間定諸大計皆漣與光斗後先倡議焉於是天下稱楊左居亡何遷大理寺丞進少卿踰年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楊漣爲右副都高攀龍爲左都趙南星爲吏部尚書並執法不阿而光斗

與吏科魏大中尤以峭直見忌逆璫魏忠賢方用事亦心惡其不相下也羣小失志者遂爭趨附相齟齬勢橫不可制楊漣首疏忠賢二十四大罪以示光斗光斗力贊之璫啣次骨而先是逆黨阮大鍼謀掌吏科又爲光斗所屏而與大中奸相魏廣微之失儀也大中糾之於是二憾交作刑科傅樾者儉人也遂劾中書汪文言交通併及大中光斗等以應璫時在廷多正人光斗得不坐及大中以謝應祥事被斥南星攀龍罷光斗憤咤愈甚度與璫不並立密草三十二

斬罪疏劾忠賢未奏而事洩適吏部侍郎陳于廷會推冢臣疏上逆賢矯旨切責謂此次會推仍用趙南星私人喬允升馮從吾等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抗旨徇情箝制衆正光斗遂與二人俱削籍去自是銓司臺省正人絕迹矣時天啟四年十一月也明年逆璫大興詔獄謀逮治在籍諸人置之死楊漣以書來訣勸令自裁光斗奮然曰死何恨哉但人臣卽死當歸命君父伏刀輦轂下而先時擇便如懼死何會其弟光先試禮部先一月馳歸白其謀光斗嘆曰吾



身本列傳 卷三 六  
苦無以慰二親耳豈畏死者因置酒爲親壽數稱說  
范滂別母及本朝楊兵部繼盛西市事語慷慨家人  
皆泣下莫能仰視旣而謂其弟曰吾不能爲孝子矣  
日東裝候緹騎至未幾御史梁夢環復追論汪文言  
遂以移官逮光斗及漣等六人下鎮撫獄復坐受熊  
廷弼贓二萬兩蓋奸黨欲以移官重其罪以坐贓速  
其死耳當選侍移官時光斗仁義兼盡之疏與賈繼  
春之揭同上是未嘗不欲安選侍也廷弼撫遼光斗  
曾策其必敗具疏力爭及再起而廷弼益驕朝議至

欲據前言者以謝熊光斗又疏持不可廷弼甚恨之  
置對時廷弼抗言楊左嘗欲殺我是豈爲我營脫者  
時奸黨許顯純等悉置不問光斗等六人遂駢死獄  
中是夕長虹亘天桐城有大星隕如斗明年烈皇帝  
誅璫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廕一子  
予祠諡忠毅初光斗之下北司也廠衛陰列卒偵伺  
獄甚秘雖子弟親識莫敢嚮邇有舉人孫奇逢者獨  
走千里詣獄視之請行間客氏以免光斗弗許乃與  
鹿太公正密釀金爲助正太常卿善繼父也時諸左

東林列傳 卷三  
多匿其家亦不懼八郡諸生聞之曰此殆爲前督學  
公故皆願出死力從之而光斗已斃獄矣於是天下  
以楊左之死比漢陳竇且多兩義士也

汪文言者南直徽州府人以監生工書授中書舍人  
游於公卿間以節概著一時賢士大夫樂與之交曾  
客內監王安安固賢者光廟時凡善政舉行文言力  
贊之無不聽也而璫遂目爲東林之黨會起大獄欲  
羅織諸賢首以文言下鎮撫欲借以傾攀龍於時正  
人力爲調護又賴吳錦衣者持之得免旣而逆璫令

御史梁夢環復論文言交通狀以移宮事逮楊漣左  
光斗等下鎮撫獄坐熊廷弼贓二萬兩文言百苦備  
嘗諸慘俱受膚無寸完而歿焉

外史氏曰天欲亡明也故生逆璫以戕忠良忠良盡  
而明運絕語曰善人國之經紀也有經紀斬而國不  
亡者乎吾觀楊左之死而知天已絕明矣

周朝瑞袁化中列傳

周朝瑞字思永號衡台山東臨濟州人萬曆丁未進士由給事中遷太僕卿性剛介不阿居官以清節著在朝侃侃昌言羣小皆憚之時鄒元標趙南星在京師設館與天下名宿講孔孟之學朝瑞與同年友夏之令皆遇焉會有攻之者朝瑞輒大聲疾呼曰講學者二祖列宗之教也今攻之殆欲攻二祖列宗耶於是朱童蒙等諸小人皆啣之入骨喉魏廣微言於逆璫魏忠賢下詔獄拷掠死崇禎初贈大理寺正卿諡

忠毅

袁化中字熙宇山東武定州人萬曆丁未進士幼有至性能事親以道居官飲水茹蘗不染苞苴人亦不敢以非義干拜河南道御史以直言忤璫下鎮撫獄百慘俱備大呼列祖諸宗而歿之夕獄中鬼哭神號忽大風作衆鬼捍鎮撫司用刑胥投諸廁獄卒奔往救得免越三日皆死崇禎立詔贈太僕寺少卿諡忠愍

外史氏曰甚矣逆璫之毒過於虎狼吾不知其是何肺肝也彼君子者逆似與有不共戴之讐焉兩先生因直言而殺身而破家而流離其子孫猶不足以快其心者何耶

魏大中周順昌列傳

朱祖文

朱陛宣

五人

魏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善人性狷介爲諸生  
貧甚居湫巷數椽不蔽風雨舌耕不足自給怡然負  
笈從高攀龍游卽以正學相勸勉萬曆丙辰成進士  
筮仕行人每奉檄遐征減厨傳却贈遺嚴考最入工  
科搏擊無所避權貴歛手踰年高邑趙南星爲大家  
宰知大中清操卓識每事咨之其所薦引皆海內人  
望癸亥轉禮科時乞卹贈者濫甚大中引會典悉裁  
之忌者益怒甲子晉吏科都給事中以激揚流品爲

已任發露魄遺仕路益肅既而大中與楊漣左光斗  
首擊逆璫南北各衙門交章應之尋值晉撫員缺廷  
推謝應祥故屬佳品然出南星意大中不知也忌者  
彈之遂得旨降調旋逐南星攀龍正人之禍如火燎  
原不復可撲滅矣乙丑夏璫矯旨逮大中是日雷電  
交作風吼水立士民擁之泣送者數萬人郡邑長咸  
涕下氓隸莫不掩面過姑蘓周順昌盤桓舟中者幾  
日夜過無錫高攀龍送之高橋而別至常州知府曾  
櫻見之潛然淚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死於王家

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金百金大中堅持不受  
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  
節簣華而皖不敢以此易也逮至京下鎮撫獄榜掠  
備至誣賍三千三百金大中歷官十年貧不減諸生  
時五日一訊訊加全刑雖戚友捐助者衆卒不能如  
額竟死於獄崇禎初贈太常寺卿諡忠節子學伊奉  
遺骨旦暮哀號水漿不入以死人謂父死忠子死孝  
其魏氏一門之謂歟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授福州府推

東林列傳 卷三  
官時稅監高案橫歛虐民激變劫巡撫匿私署爲質  
民情洶洶不測順昌仗義抗案衆始解散上聞撤案  
歸順昌以清直得最擢吏部主事謝絕請託人不敢  
干以私請假還里葺舊居數椽讀書其中順昌素與  
璫忤天啟甲子忠賢竊政羅織忠良順昌每閱邸報  
輒發憤嘆息適嘉善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獨往欵  
語累日臨別涕泗許女字其孫買舟遠送校尉呵止  
之順昌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  
曹歸語而忠賢吾卽故吏部周順昌也御史倪文煥

訶得之誣劾順昌貪橫歸道潞河舟重漏發白金浮  
露矯旨削奪順昌曰求仁得仁正吾今日事吾何憾  
哉繼而內臣李實疏叅緹騎至知縣陳文瑞其門人  
也懷牒詣順昌泣下順昌曰吾辦逮久矣此特意中  
事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令請順昌入治裝舉家  
號慟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榜徐曰  
此龍樹庵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  
心事乃題小雲栖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  
出門順昌居鄉素有名士民哀憤聚以萬計焚香呼

寃聲徹十餘里擁撫按車請疏留議日中不決旗尉  
素矯橫擲銀鎗厲聲曰東廠拿人鼠輩何敢爾於是  
顏佩韋等大呼曰吾等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  
卽前奮擊尉斃一人餘俱踰牆走脫順昌曰是益重  
吾罪也知府寇慎委曲調護士民乃安或有勸順昌  
自裁者順昌嘆曰予小臣也豈敢引大臣不辱之義  
乎固知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請極元兇以肅清朝  
廷此願畢矣乃間行赴詔獄拷掠慘毒抗詈不屈許  
顯純槌其齒盡落順昌與血濺其面詈益厲因觸石

碎首其夜爲獄卒顏紫所害崇禎元年贈太常寺卿  
諡忠介而叅順昌之倪文煥都人所傳百叩御史也  
家居維揚白晝見五人嚴裝仗劍容狀甚厲馳入中  
堂已而旌旗衛從數十人導尊官來登座冠服儼然  
文煥大懼率妻孥叩頭祈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  
中良久墜地聲如霹靂乃騰空去亡何文煥以黨逆  
伏誅順昌之逮也有友朱祖文朱陞宣皆能周旋患  
難以及於死稱二朱先生祖文字完天世襲蘓州衛  
指揮讀書爲諸生幼孤母守節未旌祖文恒痛念之



順昌先未識祖文因文震孟言其母苦節順昌聞而  
憐之慨然自當事題表部牒下郡祖文始知感泣誓  
爲順昌死及順昌被逮祖文度此行必無全理願相  
隨視其後事遂詣同宿公廨中夜從容謂順昌曰公  
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  
當先往爲地順昌首肯良久曰徐銀臺如珂肝膽如  
雪必能相濟顧侍御宗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  
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善繼吳橋之范景文熱腸急  
難皆可告者祖文遂別去先走都下比順昌未至有

中以滅門事者如珂力辯而解至橐餽之事宗孟已  
先爲之所矣已而懸昧數千祖文私幸旦夕告完或  
得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  
走吳橋單騎冒暑間關千餘里逗留數十日捃摭稍  
就而順昌已斃獄矣畢命之日祖文夜宿野店有聲  
魂然至京微服僻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悽惻  
竟以勞悴憤懣發病死陞宣字德升萬曆壬子舉人  
少無師以父燾爲師無一刻離膝下四上公車試畢  
不待放榜亟馳歸乙丑之後途中心動抵家母病遽

卒陞宣摧痛不已至丁卯秋父病幾殆陞宣竟謝北上逾年父歿毀瘠不支當順昌被逮時親故多避匿陞宣念少同學又同鄉舉晨夕省視依依不去左右迨開讀之變逆黨使人偵視往來狀人或爲之危陞宣怡然自若僅而獲免歿後門人私謚孝介姚希孟曰天生孝介以配忠介作謚議崇禎甲戌御史郝彪佳特疏表章贈翰林院待詔祀金鄉書院五人者蘓州府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陽周文元五義民也當天啟丙寅魏闢以緹騎逮周吏部順昌大索金錢拘

吏部宿縣署一時賢士大夫率先倡義歛貲以送民之號泣請命者不下數千人校尉李國本因舉械擊諸號泣之民中有一人急持提械之尉而摔之者顏佩韋也四人遂躍出執尉問此旨從何出尉曰實魏上公命於是五人共言擊持僞旨者一尉摔梁上驚隨而死卽李國本也是日又逮浙江黃侍御尊素來姑蘓驛需折夫馬百金五人復至驛毆之燬其舟五人謀曰我輩拚死爲國除害合以千衆下武林殺稅使焚其府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佩韋曰不

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吳中賢士大夫尚多倘置我輩而反借此以傾諸賢是我輩累之也於是止中丞毛一鷺逢璫意令御史搜捕渠魁五人挺身自投曰渠魁脅從皆我也無妄波及御史大笑曰爾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人大猶豫再三竟擬大辟處決不敢違中丞也五人臨刑時意氣自若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數月顏色不變有賢士大夫發金購五人之胆而函之卒與屍合後二年璫授首乃毀其半塘之生祠以爲五人墓爰立碑曰五人之

墓五人民也不曰民而曰人衆詞也書人以其義故人之也此春秋之書法也題碑者誰罔卿吳默也作碑記者誰太史張溥也

外史氏曰吾聞廓園先生被逮之日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三四尺士民匍匐水中泣送者以萬計蓼洲先生之逮則舉國若狂而五人冒死以逞中朝聞之皆失色噫天怒於上矣人怨於下矣而崔魏乃竟怡然不畏耶

顧大章傳 弟大韶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與弟大韶孿生並負異才大章通經術諳掌故慨然有經世志萬曆三十五年舉進士授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儒學教授時朝士各持門戶相指摘大章慨然曰黨議已成須有以解之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西行以解其難吾忍坐視耶補國子監博士廣文官冷非世所指名棋酒謔浪與朝士相周旋天啟二年典試廣西還朝值葉向高與劉一燝微嫌大章及繆昌期卒善解之遷

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明習法律手批口決多老吏所不及時遼瀋相繼陷臺省搜捕奸細棄市無虛日繫二百餘人饑寒瘦死存者五十餘大章請於尚書王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猶甘之况一官乎即日論讞罪二人餘皆移大理縱遣紀歎息善之於是原叅臺省皆不悅杜茂者故隸登萊巡撫鞠朗先麾下以冒餉逃匿僧舍爲邏卒所獲兵部尚書張鶴鳴行邊劾茂與佟十年約李永芳謀叛獄已具矣紀以問大章大章曰招謂十年令河間茂匿解舍三月偕十年

二僕往來永芳所具有本末顧不知二僕姓名何也夫謀反大事同行數千里豈有不詢姓名者茂之誣服無疑紀曰善然則何以處十年大章曰十年雖非叛然與佟養真同族坐叛族流三千里可也未幾紀去官侍郎楊東明署事謂十年實首惡每歲令人拜金世宗墓當伏誅大章曰此語何從聞之東明日聞之人言大章曰刑部奏事有審得某人云云無聞得某人云云也東明大驚方進奏急止之已而又欲坐十年死大章爭之曰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暮

親論斬餘不坐東明作色曰謀反夸三族寧論甚親  
大章曰公所言者漢法員外所執者大明律也從容  
檢律以進東明默然慚愧而止後十年竟以夜半內  
傳促死獄中至今寃之當廣寧之失也經畧熊廷弼  
與巡撫王化貞議戰守不合致敗至是並逮下獄大  
章時已調禮部王紀重其才留之屬以大獄大章謂  
誅心則廷弼雖末減論事則化貞實罪魁兩人不當  
同科時以爲允楊漣等皆主之大章意蓋惜廷弼之  
才議貰之以責後效然卒定廷弼辟者大章也會王

紀疏攻魏忠賢璫黨謂疏出大章手思有以陷之御  
史楊維垣遂劾大章受廷弼賂爲營脫大章疏辯曰  
當時會鞫者二十八人各出已見始議定辟臣何嘗  
釋廷弼哉廷弼行賄應行於釋罪之人不應行於定  
辟之人反覆論辯甚悉遂引疾歸羣小憾之次骨嗾  
忠賢與大獄謀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逮在文言  
下獄以其言爲徵拷掠無所得聚而謀曰經撫之獄  
顧大章引入議議熊廷弼廷弼楚人也大章楊左之  
黨也以繫獄坐顧以關通坐楊左則一網盡矣大章

時已出爲陝西按察使副使矯旨逮繫與漣等六人  
並下鎮撫獄五人先後拷死移大章刑部擬罪大章  
慷慨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復辯辯  
則抗旨不辯則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亦欺  
皇上也不抗卽欺無一而可且五人者旣死矣借大  
章以實五人之招是大章旣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  
何以見五人地下乎明公能雪此案萬代瞻仰不然  
有鎮撫司原案在復何言法司環坐愕怡莫敢異同  
也已而復移送北司大章歎曰汪文言猶能爲貫高

我獨不能乎吾不可再辱矣乃呼酒與弟訣別趣和  
藥飲之不死雉經而卒初六人下獄獄中神祠木忽  
生黃芝視之六辨也獄卒以賀大章歎曰芝瑞物也  
而困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卒之前數日手指重  
傷援筆作自敘筆記訣別書凡數千言酒酣慨然曰  
自唐虞至今纔四千年吾年五十已得八十分之一  
不可謂不壽雖凶終不猶愈於死牖下乎又爲偶語  
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心曰此他日祠  
聯也烈皇帝卽位戮逆璫更定先朝爰書白其冤贈

東林列傳 卷三 三  
太僕寺少卿大章性豪邁欲入解黨禍卒嬰其難至  
今人猶哀之初大章死之夕大風雷雨如注逆墻外  
舍及廣微寓宅瓦俱飄盡樹木盡拔去榔城外三十  
里椅桌隨之室內爲之一空其妻妾被衣立雨中隱  
隱望見旌旗羽蓋金牌燈火如按察副使狀者行其  
屋上而廣微曰我爲宰相內倚魏公如天之德何妖  
鬼之爲祟乃爾耶奸惡之不畏天如此大韶字仲恭  
與兄大章學生連袂出遊人不能辨其少長大章舉  
進士死瑞難大韶以理學名老於諸生頭蓬不櫛衣

垢不澣潦倒折拉每引鏡自詫曰顧仲恭乃如許少  
治詩義竟陵鍾惺稱爲有明第一長益肆力於學六  
經諸史百家內典之書靡不研極其論詩謂詩有齊  
韓魯三傳毛傳出而三家廢鄭箋多與毛異唐宋諸  
儒多與毛鄭異朱子盡掃毛鄭概以鄭衛爲淫風世  
儒謂其不會小序之意如伐木鴛鴦諸章是也今欲  
刊定一書當用毛傳爲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鄭  
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  
說而以己意衷之其論禮記謂自宋以前爲禮經之



學者惟知鄭注孔疏無所是非宣和間三代器物間  
出學者援以證漢人之謬而陳氏集說出焉未有集  
說以前學者之患在於疑而不能明既有集說以後  
學者之患又在於明而不能疑不可不深維而自得  
也其論周禮則地官之原隰羸物小司徒之上中下  
地以及鄉師鄉老州長之名秩春官大宗伯之天產  
地產春官之世婦夏官馬質之甸內外司燿之出火  
內火冬官之量豆鬯案以及匠人營國皆援經據傳  
考古徵今以訂補注疏之闕而小戴記多正又作五

帝世系辯正蘓明允太玄論駁蘓轍洪範五事說辯  
李翱五木經縱橫浩汗不下數萬言又謂太玄可以  
不作欲追廢桓譚張衡於千載之上大韶既自負才  
敏傑然有志於當世衰老病廢發爲文章以自慰嘉  
定程孟陽稱之曰李文饒之流也嘗作竹籟傳又作  
虱賦嘻笑謔浪刺譏時政晚年焚棄其稿自定二十  
二篇爲最善云

外史氏曰塵客先生文章道義理學氣節固已表表  
人世毋煩致論也至其不再辱而自經則皎然合乎

道矣仲恭隱居著書不櫛不沐而至老死推其心亦  
可悲也已

李隰正木登嶽嶽書不可避其言又賈大之何以  
帝母永難五蘇則尔太玄館魏蘇柳共彈正專館職

